



羊城古钞

〔清〕仇巨川纂

陈宪猷校注

广东古籍丛刊第10卷

广东人民出版社



〔清〕仇巨川纂 陈宪猷 校注

羊城古钞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合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羊城古钞 / (清) 仇巨川纂; 陈宪猷校注.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11

(岭南文库)

ISBN 978-7-218-07251-7

I. ①羊… II. ①仇… ②陈… III. ①广州市—地方史—史料—古代 IV. ①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5407 号

Yangcheng Guchao

羊城古钞 [清] 仇巨川纂 陈宪猷校注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沈展云 谢 尚

装帧设计: 亦可艺社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sh.com>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18-07251-7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4.5 插 页: 6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2 版

2011 年 11 月第 3 版 2011 年 11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9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81487 邮 购: (020) 83781421

岭南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幼军 卢钟鹤 叶选平 刘斯奋 朱小丹
杨应彬 杨资元 李兰芳 陈越平 林 若
钟阳胜 黄 浩 黄华华 雷于蓝 蔡东士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编：林 雄

岑 桑 (执行)

副主编：顾作义 曾宪志

陈海烈 (执行)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桂科	卞恩才	卢子辉	朱仲南	刘扳盛
麦英豪	杜传贵	杨以凯	李达强	李夏铭
李锦全	岑 桑	沈展云	何祖敏	张 磊
陈泽泓	陈俊年	陈海烈	林 雄	金炳亮
郑广宁	胡守为	饶芃子	洪志军	顾作义
倪俊明	黄天骥	黄尚立	曾牧野	曾宪志

《岭南文库》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 19 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锦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

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岭南文库》书目为 350 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元旦

前 言

在珠江三角洲的土地上，掩埋着这样的一位学者，他为弘扬家乡的历史文化辛勤地耕耘，却从来不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他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记载，但并不是为了让别人替自己勒名钟鼎、树碑立传。《清史稿》中，《广东通志》里没有他的行状、传记，但研究、关心广州历史的人，大抵知晓仇巨川这个名字，他就是《羊城古钞》的钞辑者，清乾、嘉年间生长于广东顺德勒竹乡的一个极普通的读书人。

广州，地处中国南方的门户，地理位置重要。她像一面镜子那样反映祖国的发展、变化；又像一块海绵似的吸收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羊城古钞》在这些方面向我们提供了重要且翔实的历史佐证。

翻阅《羊城古钞》，我们不由得为它所辑存的丰富的历史资料而惊叹。透过这些毕仇氏一生所搜集的资料，我们可以观察到广州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她与中原文化同源，均是炎黄文化的分支。仇氏断定广州的发展可追溯至伏羲氏，并赞同屈大均关于秦始皇开发、统一岭南是为民族立下一大功，而赵佗企图割据一方则是一大罪过的说法（见二三〔5〕“真粤人”），其意正在于此。自春秋战国以来，广州主要是在汉族传统文化的哺育下发展。换言之，从有书籍记载开始，广州的历史文化从大体上与中原文化一样，经历了三个最基本的阶段：六朝以前乃儒学的兴起与发展时期，在广州这块土地上则具体表现为孔孟、《春秋》之学的兴起，尽管其道未可称盛，但痕迹是显而易

见的，如汉陈元即以《春秋》之论驰名远近，士燮更有《春秋左氏注》；自六朝至唐，则是佛、道的兴盛时期，广州亦广泛地与海内外往来，尤其是与以佛教为主的各种宗教往来，此时广州不但有为人们称道的“西来初地”及光孝寺等四大丛林，而罗浮山则是道教“十大洞天”之一，更有为伊斯兰教徒膜拜的怀圣寺，宗教尤其是佛与道在广州的炽盛，对广州的文化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宋明以后，在程朱理学流行的同时，以陈白沙、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亦在广州广泛传播。

《羊城古钞》是一部反映广州历史文化发展的十分有价值的书，此书所辑存的古迹、寺庙、地名、风俗等方面的内容，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已为研究者所公认。

当然，作为一个生活在清代社会的儒者，我们不可能，亦不必对他提出超时代的要求。例如，他往往站在清统治者的立场上去评议南明各路义军的斗争，又往往不加分析地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者为“寇”为“贼”。对此，只要认识其时代的局限，则所记载的史实便闪现出本来的光泽。

在本书中，仇氏辑存了不少机祥、灵验的记载。对此，笔者认为，同样不必苛求。五行、星象、山川、气候的变化与社会人事的关系，这是历来史传撰写者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在过去科学不发达的社会中，史家正是希望通过大量天人之间偶然性的关系，去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由于其方法的落后与错误，故自《春秋》以至《清史稿》的记录，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一方面，仇氏在这种传统的史学体例的影响下，搜集并保存大量关于机祥的记载；但另一方面，我们亦可以看到，仇氏对这些材料乃并非尽信，故把它们放到“附录”中，此足见其良苦之用心。

此书亦有不足之处。

首先是剪裁欠精，往往前后重复或交待不清。如“余靖传”，既见于“名宦”，又见于“人物”；陈邦彦反清复明的壮

举，既见于“人物·陈邦彦”，又见于“事纪·李成栋平粤东”；杨孚与河南的关系，既见于“人物·杨孚”，又见于“古迹·河南”，等等。这些重复，在文字上无甚差异，只要略加剪裁，舍此存彼，互相参见，则可免累赘。又如于张九龄、崔与之、余靖等传的末尾，均自注见“名宦传”、“人物传”等，然在这些传中却未见别有记载。究其因，疑仇氏钞辑史料时，本有互相参见的构思，而在是书成集后，则未顾及书中并无参见之传文，于是留下此虚语。

其次是行文有不够严谨之处。如唐天宝三载（744）至唐至德三载（758），称“载”不称“年”，而在书中其他地方则一律称“年”。这些，我们今天就不作苛求了。但其明显错钞、漏钞而影响史实、文意者，则为数不少，对此，笔者则尽己所知，予以补正。

《羊城古钞》在《清史稿·艺文志》中列入地理类杂志之属，共八卷，另卷首一卷。原书目录仅具每卷之大目，为检索方便，笔者另编详细目录。

这是一个注释本，对文中的人物、典故，尽量作出简明的注释，是读者的普遍要求，也是笔者希望做到的。但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史事不但在今天已不可考，即便是前人也未必知其详；兼之笔者对广州的历史及其地理沿革、典故原委、人物仕履所知不多，故有些条目的注释只好暂付阙如。注释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不吝赐正。

本书参阅并吸收了各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谨此致谢。

陈宪猷

1991年10月于华南师范大学
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自序（仇巨川）

天下为嗜古好奇之士恒多舍近而图远，厌小而务大，六合之遥，四海之富，苟有残山剩水、漏义遗文，颇堪传述者，莫不旁搜远博，罄其藏而始快。以故十洲三岛、三都两京诸胜^[1]，掩卷遐思，恍如目睹，无他，情之专也。及语以本国遗徽^[2]，故乡逸事，反不能无习而不察；语焉不详之处，是何易其所难而难其所易耶，岂所谓贵耳而贱目者耶？

帝尧之歌曰：“不踰于山而踰于垤。”人之常情类然也。不佞，粤人也，辄不自量，窃欲效司马子长遍览天下奇山水，发我性灵，诚大快事，顾有志未逮，亦惟是。生于粤，长于粤，南人操南音，虽不忘本，不已陋乎！吾知淹博通儒必有以井蛙贻讥者。虽然，吾闻之：平地为山，先覆一簣；寸云触石，递遍九垓^[3]，所积者渐也。彼六合之遥，四海之富，安知不自父母之邦始识之乎！且以吾粤而论，南交地宅，半壁天开，移邹鲁于海滨，聚仙灵于窟宅，其地其人固多足以纪；又况省会之区，尤为领袖百粤，冠冕炎洲者也^[4]。自汉以还，山川之淑气常凝，文献之流风可接，《诗》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5]。”桑梓且然，况山川、文献之大欤！

间常登玉山^[6]，步层楼^[7]，南望尉佗城^[8]，灵洲^[9]注其西，扶胥^[10]绕其东，其中偏霸业，沉衣冠，盛气遐踪，往迹皆在是焉。低徊者久之，而怀古之情顿深矣！兴到狂吟，往往而有，爰搜三城之名胜，检入诗题；览千古之芳踪，征为典

羊城古钞

故。登临偶记，无非稗史传闻；取次不伦，未免吟坛见哂。第提裘而先撷领，将十郡自可徐参^[11]。循此滥觞，则虽十洲三岛、三都两京，无不神游其盛，又何有于残山剩水、遗文漏义而不拓拾其余哉？若然，则谓羊城为览胜之发轫，而《古钞》乃淹雅之权舆也可^[12]。

竹屿仇巨川汇洲氏自序^[13]。

注 释：

[1] 十洲三岛：均为传说中神仙所居之地。十洲，谓祖、瀛、玄、炎、长、元、流、生、凤麟、聚窟（参见《海内十洲记》）。三岛，即三神山，又称“三壶”，谓蓬莱、方丈、瀛洲（参见《史记·秦始皇纪》）。三都两京：均繁华富庶之地，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其地历朝不一。左思《三都赋》称三都为蜀都（刘备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吴都（孙权建都于建邺，今江苏南京）、魏都（曹操建都于邺，今河南安阳）。张衡《两京赋》谓两京为西汉之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东汉之洛阳（今河南洛阳）。

[2] 遗徽：谓好的、优良的传统。徽，善也。

[3] 九垓：即九重天。《淮南子·道应训》：“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上。”高诱曰：“九垓，九天也。”

[4] “且以”句：此谓广东固人杰地灵，有悠久的历史，足可与中原比美，而广州则是其代表。南交地宅：谓历史悠久。《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蔡沈曰：“南交，南方交阯之地。”半壁天开：许月卿《天柱峰诗》：“却怜千尺擎天柱，不拄东南半壁天。”半壁，半个天下也。此指南方。天开，即开天辟地。此谓广东于尧帝时已得开发。邹鲁：孟子邹人，孔子鲁人，此指文教、道德之兴盛，谓文明之风已由北方移至南方。仙灵：指修炼之隐者，如安期生、葛仙翁等，这些有道者均至广东修炼登仙。窟宅：本为穴洞而居，此指隐居深山丛林。炎洲：本为十洲之一，传说在南海中。此借指南方。

[5] 桑梓：谓家乡、乡里。诗句出自《诗·小雅·小弁》。

- [6] 玉山：此指今广州市内之越秀山。参见本书四 [3] “山川·越秀山”（以下只写编号及题名）。
- [7] 层楼：即今越秀山上之五层楼。参见二一 [10] “古迹·镇海楼”。
- [8] 尉佗城：即赵佗城。参见二一 [5] “古迹·赵佗城”。
- [9] 灵洲：谓经灵洲山而至之郁水。参见四 [49] “山川·郁水”。
- [10] 扶胥：谓经扶胥出海之郁水。参见四 [49] “山川·郁水”。
- [11] 十郡：即广东所领属之十府，谓广州、韶州、南雄、惠州、潮州、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徐参：谓逐渐得以参验，即由羊城之历史名胜而可逐渐联系、了解整个广东的历史名胜。
- [12] 淹雅：即博雅，谓知识丰富、完美。
- [13] 仇巨川：号竹屿，字汇洲。

猷按：《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谓仇氏字汇川。

序（温汝能）

国家之化，与天同远，地不得域而限之也；往迹之垂，由地而推，天亦无容混而合之也。是故彼一山川也，此亦一山川也，而名胜分焉；彼一人物也，此亦一人物也，而事迹殊焉。惟其殊而分也，地若有以限之，然究其分而不分，殊而不殊者，则同乎天矣。譬之川也、海也，川之流以百计，而海之大则汇于一。宇宙间事物至繁，要未有不由小以见大，由近以至远；亦犹百川之分且殊，未有不归于海而后见万派之混茫无涯，千顷之变幻无尽者，审其源流固有自尔。噫嘻，此仇君竹屿《羊城古钞》之所由辑也。

仇君，吾顺之勒竹人也^[1]。顺邑处羊城西南，境接南、番、香、新之交^[2]，无地非水，所居山庄，村舍悉水绕其旁，而舟楫往来随潮上下，一望而波光四合，景物超然。故其人士类多潇洒出尘，能文章，工吟咏，而其所著见者亦无涯无尽，一寓其汪洋浩瀚之势，论者谓地之灵有以钟之也。若仇君则更笃于学，虽终身布衣，老而不倦。知君者未有不为君惜，而君固淡如也。

始予闻君之名而未识其人。乾隆己酉之秋^[3]，晤君于羊城客次^[4]，因获睹其诗、古文词，洋洋焉、浩浩焉，盖于学无所不窥而近而亲炙之者，几不知其津涯之所自也，为之叹惜者久之。后复以其所辑《羊城古钞》质于予，曰：“吾生平颇耽吟咏，每事搜罗，然窃怪当世之骚人墨客往往侈谈天下之

大，四海之遥，无物不有，无事不备，一反质诸其小者、近者而茫然矣。夫小者不遗而后可见其大，近者不遗而后及诸远，舍是以求，乌睹其所谓博闻广见哉？”予深然之。

又后十年，嘉庆己未之冬^[5]，时予乞假归里，君复以书来，历言生平所著诗文，并道其心力所注者《羊城古钞》一书，愿予有以成之也。予适纂辑乡志^[6]，因延其抵斋互为商榷。庚申春^[7]，君果携书而至，风雨联床^[8]，喜形于色。乃甫阅两月而君病，病而归，归而不起，其书宛然，其人已古。不忍拂其来意，遂为之检订，为之缮写。其条目则约而得要，其体例则备而不烦，举一羊城，推之全省可知，推之天下皆可知；名以“古钞”，推之已往可知，推之未来亦可知，诚以古今之故，事物之原，其同得于天者，地不得而限之也。然欲见其大，而略其小，不能窥也；欲极之远，而舍乎近，不能至也。羊城一川也，《古钞》一川之流也，天下有百羊城、百《古钞》，将由百川而汇于海，而海之大不已俨然在目也哉？予愿读是书者同窥此意也，尤愿读天下古今之书者皆同窥此意也。爰弁数言，付诸梨枣。

噫嘻，是岂有数存乎^[9]？仇君之愿其毕焉矣乎，而予之事亦毕焉矣乎！仇君有知，其将含笑于地下矣乎！

嘉庆十一年岁在丙寅孟秋上浣^[10]，谦山居士温汝能谨撰^[11]。

注 释：

〔1〕勒竹：今广东顺德勒竹乡。

〔2〕南：今广东南海。番：今广东番禺。香：今广东中山。新：今广东新会。

〔3〕乾隆己酉：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

猷按：“己”原作“巳”，误，径改。本书原版“己”多作“巳”，

后均仿此径改。

〔4〕客次：旅馆。

〔5〕嘉庆己未：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

〔6〕乡志：此指《龙山乡志》。龙山，今顺德龙山镇。

〔7〕庚申：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

〔8〕风雨联床：谓如兄弟般相聚谈心，其乐无穷。韦应物《示全真元常诗》：“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

〔9〕数：定数、运数。

〔10〕岁在丙寅：嘉庆十一年，干支纪年即为丙寅年（1806）。孟秋：阴历七月。上浣：上旬。

〔11〕温汝能：字希禹，号谦山。乾隆举人，官至中书。

凡 例

一、羊城为东粤省会之地，各志纪载甚详，似不必灾梨祸枣专勒一书，况乏史才，何敢漫言捉笔。但志书大则天下全省，小亦一郡一邑，所载浩繁，且其中条目多有为作志所必详而服古之儒或不暇事此者。是书之辑，第遵各志，并旁搜诸书而汇录之，名曰《羊城古钞》。聊以备吟眺中资考核尔，非稗史也。

二、纂辑诸书谨按《大清一统志》、《御览广东通志》为宗，《广州府志》及南、番邑志次之^[1]，而杂志、杂书亦多采录焉，间参以愚见，要必有所根据，不敢妄逞臆说。

三、古钞而曰“羊城”，是所钞者专在羊城也，固不敢广罗外地，混同各志。然亦非止此城厢内外也，所有钞录一遵《志》载国朝羊城八景之地以为断限。

四、志中多相沿，旧志于前朝年号、人名之上间漏纪代。兹凡前代年号、人名，虽众人熟悉者，必列明何代。所赘也，所以别乎国朝也。

五、是书首揭輿图，使羊城大势了如指掌，而輿图尤先冠以《粤会赋》者，盖以是赋备羊城之大势，而又已隐括是书之大略也。提裘挈领端在乎是，故录卷首。

六、天官家言，各为聚讼，惟《通志》“星野”一册汇考经史，兼稽众论，而省会分野兼斗、牛、女三星，诚为折中至当。谨从之。

七、《通志》“星野”不言机验，而荧惑守斗，及孛于牛、女之类，散见编年中。兹撮纪于“星野”之末，并附录机祥，以便参考。

八、山川脉派乃全省形势之所融结，不敢从略。故山必远宗乎大庾，水则直溯乎牂牁^[2]，固不得以八景所至之例限之。

九、西樵山乃国朝羊城八景之一，虽远在百里之外，亦必详及。

一〇、各志井泉或入山川，或载古迹，参差不一。兹并载入古迹，以便查阅。况井泉之为川，因凿而得，人事所存，斯古迹系之矣。

一一、药洲已列其名于山川，而复详载于古迹，盖洲本川也，而古迹尤著，故分列之，而详略殊焉。

一二、九曜石，客石也^[3]，不得与浮丘、鱼珠诸石并入山川。中多古迹，故入古迹。

一三、祠坛、寺观，两者有祠坛而僧道居焉，有寺观而神灵祀焉。其本祠坛者，则列入祠坛；本寺观者，列诸寺观。

一四、塔本浮屠氏所制，以藏诸佛舍利者，即中国之坟也。今城邑多建之以壮形势，而原其始则非为形势设也，固宜附于茔墓。但阅各志悉载在古迹，岂真以古迹重耶，抑亦不欲以浮屠之例例中国耶？兹谨依志载，仍入古迹。

一五、纪事始于赵佗，佗以前非无事可纪，但事少而词简，沿革已载，兹不再录。

一六、国朝初，剿灭诸盗不尽在广州，然劳师动众，多出于广，且诸盗与尚藩相终始^[4]，故悉录之。

一七、粤中名宦人物，光昭史册者难以枚举，其非有殊迹庙食著于羊城者^[5]，不暇悉纪。

一八、《通志·名宦传》中，“忠义”另标一门，“谪宦”、“流寓”附后。《人物传》中，“忠烈”、“孝义”、“文